



家課的意義與作用



趙志成

以下是有關學生家課的教師對話。

「又得十五、六個交，都唔知想點！」

「你算好啦，我收得十本、八本，追極都追唔到，都話一唔交就留堂記過最有用。」

「我算收齊啦，喊打喊殺、追得緊就好些。」

「梗係啦，你給的功課又少又易做。」

「如果唔係話要查簿，我都費事追，都唔知做來有甚麼用。」



學生「欠交功課」問題確實常常困擾教師，而「欠交功課」背後有着無數的原因，課業太深太淺、習作太多太少、教師太嚴太寬、制度太鬆太緊，都可以是原因。太深會逃避，太淺則沒趣，甲教師追不緊則不做，留點時間應付乙老師，追得緊就借功課抄；如果怎樣也做不來時則選擇挑戰學校制度，乾脆做個壞學生。

從教學的傳統觀念來看，教師上完課後要求學生做家課是理所當然的，是對學生的一種延續學習及複習所學，但：

- 如果我們聽一聽學生們對做功課的對話，他們又會如何說呢？
- 如果我們想一想學生的學業水平、上課時的學習動機、態度和習慣，我們會對學生在交功課時有甚麼期望？
- 當學生上課時學不到、感到沉悶和沮喪時，他們會在課後複習或延續學習嗎？
- 當「好」和「乖」學生每次都努力完成「功課」時，我們有沒有做過教學研究，甚至總結經驗及反思：這些「功課」會起甚麼作用及意義、是否真的與學習成果相關，還是想當然的或有其他效果的？

上述的一連串問題，並不是質疑教師的教學狀況，也不是認為「做家課」是沒意義的學習，而是想提出在我們習以為常的教學環節及規律中，應多探究及反思各項工作的學習效能。



「家課」(homework) 或較口語化的「功課」原本是定義為「學校教師指定學生在非上學時間所完成的作業」(tasks)，以別於「堂課」(classwork)。而隨着教育的演變(筆者認為演變是自然的，不是甚麼課改教改的作用)，「家課」已不是回家做「練習」(exercises) 以複習所學，以應付未來的小測期考，而是多樣化和多作用的，包括：「預習」以面對新學習(new learning)；延伸學習興趣，如閱讀要求(reading tasks)；展示所學的資料搜集和整理；以至不同形式的寫作演示，例如海報設計(poster)、延續寫作(process writing)，甚至創作小說等；有些是展示學生探究和研習能力的創新科學實驗及各學習領域的大小專題研習等；有些家課更只是起着學校與家庭的溝通作用(多數是家長模糊地理解子女的學習，甚至提出如功課越多越深越好)，學者 Joyce Epstein 更做了很多教師與家長參與學生家課的研究(Teachers Involve Parents in Schoolwork, TIPS)，或管與被管(查簿)的一種監控或質素保證方式；有些要求學生透過小組及合作的學習，最大的作用是讓學生有多點同輩溝通互動的機會，以培育他們在情性(affective)方面的處理能力。林林總總的家課形式及作用，非但與不同學習領域的特性有關，同一學科亦對學生有不同的習作要求，包括學生所花的時間。



因此，學生課後的習作，已不一定是統一的標準、劃一的要求了，也不是分家課、堂課，而是結合起來的學生習作了(students' work)。

從較專業的角度看，「功課」其實須與課堂上的學習貫串，學不明白而勉強做習作是不會有學習效果的，學得少而淺，功課卻多而深又是不合理的，只不過把學習成果由家長或督導功課者承擔。從學習心理的角度看，課後習作是否有意義、有否趣味性和挑戰性才重要，如果要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不應交劃一的標準功課才是重要的原則，如果能調動兒童的積極性和獨特性，交他們自己選擇而又感到自豪的習作，教與學的都會較快樂。



資料來源：

<http://www.hkptu.org/ptu/director/pubdep/ptunews/580/mirco.htm>